



第一计 瞒天过海

【原文】

备周则意怠 常见则不疑。阴在阳之内 不在阳之外。太阳，太阴。

【译文】

以为防备万分周到的，就容易产生轻敌麻痹思想；平时看惯了的，就往往不再怀疑了。秘计隐蔽在暴露的事物里，而不是和公开的形式相排斥。非常公开的往往蕴藏着非常机密的。

小沙弥瞒天过海 贾雨村扶乩判案

贾雨村经过林如海的举荐，补授了应天府，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，乃是两家争买一婢，各不相让，

以至殴伤人命。贾雨村立即拘原告之人来审。那原告说：“被殴死的是小人之主人。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拐子事先已得到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。这拐子便又悄悄地卖与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。去找那卖主，夺了丫头。无奈薛家原

案董葫断判僧董葫



系金陵一霸，倚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打死了。凶身主仆都逃走了，只剩下几个局外人。小人告了一年的状，竟无人作主。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剪恶除凶，以救孤寡，死者感戴天恩不尽！”

贾雨村听了大怒，正要发签拿人时，只见案边立着的门子向他使眼色。贾雨村甚觉疑怪，当即退堂，到密室后询问门子。原来，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的小沙弥，因庙被火，无处安身，才蓄发充了门子。他早就认出了这位当年寄居葫芦庙的穷儒。贾雨村闻知门子是故人时，让门子坐下细谈。

门子向贾雨村详细讲述了本省的护官符，即金陵的贾、史、王、薛四大家族。门子献计道：“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，亦系贾府王府之力。此薛蟠即贾府之亲，老爷何不顺水行舟，作个整人情，将此案了结，日后也好见贾府王府。”

雨村道：“你说的何尝不是。但事关人命，蒙皇上隆恩，起复委用，实是重生再造，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，岂可因私而废法？是我实不能忍为者。”门子说：“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，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通的。岂不闻古人有云：‘大丈夫相时而动’又曰：‘趋吉避凶者为君子’。

依老爷这一说，不但不能报效朝廷，亦且自身不保，还要三思为妥。”

雨村低了半日头，方说道：“依你怎么样？”门子道：“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：老爷明日坐堂，只管虚张声势，动文书发签拿人。元凶自然是拿不来的，原告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等拿几个来拷问。小的在暗中调停，他们说凶手暴病身亡，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，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，堂上设下乩坛，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。老爷就说：‘乩仙批了，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，今狭路既遇，原应了结。薛蟠今已得无名之病，被冯魂追索已死。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，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，按法处治，余不略及’等语。小人暗中嘱托拐子，令其实招。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，余者自然也都不虚了。薛家有的是钱，老爷断一千也可，五百也可，与冯家作烧埋之费。那冯家也无甚要紧之人，不过为的是钱，见有了这银子，想来也就无话了。老爷细想此计如何？”雨村笑道：“不妥，不妥。等我再斟酌斟酌，或可压服口声。”二人计议天色已晚，别无话说。

至次日坐堂，勾取一应有名人犯，雨村详加审问，果见冯家人口稀疏，不过赖此想多得些烧埋之费：薛家仗势

倚情，偏不相让，故致颠倒未决。雨村便徇情枉法，胡乱判断了此案。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，也就无甚话说了。雨村断了此案，急忙作书信二封，与贾府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，不过说“令甥之事已完，不必过虑”等语。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。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，因此心中大不乐意，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，远远地充发了他才罢。

门子向贾雨村献的就是“瞒天过海”之计。门子让贾雨村堂上设下乩坛，然后陈述乩仙批语。门子暗中嘱托拐子实招，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招供的相符，薛蟠之命已被冯魂追索也就不虚了。门子成功地运用了隐真示假的疑兵之法，利用了人们的心理错觉，把密计隐藏在暴露的事物里，达到掩人耳目的目的。



第二计 围魏救赵

【原文】

共敌不如分敌，敌阳不如敌阴。

【译文】

进攻兵力集中、实力强大的敌军，不如使这样的敌军分散减弱了再攻击；攻击敌军的强盛部位，不如攻击敌军的薄弱部分有效。

瞒贾政围魏救赵 救贾芹女尼还家

一日贾政刚要上衙门，门上人道：“奴才今天起来开门出去，见门上贴着一张白纸，上写着许多不成事体的字。”说着呈上那帖儿。贾政接过来看时，上面写着：

西贝草斤年纪轻，水月庵里管尼僧。

一个男人多少女，窝娼聚赌是陶情。

不肖子弟来办事，荣国府内出新闻。

贾政看了，气得头昏目晕，赶着叫门上的人不许声张，随即叫人去唤贾琏来。贾琏赶来闻听，也感惊异。贾政道：“快叫赖大带了三四辆车子，到水月庵，把那些女尼女道士一齐拉回来。不许泄露，只说里头传唤。”赖大领命去了。

贾政独坐在内书房叹气，贾琏也不敢走开。忽然门上的进来禀报道：“衙门里今夜该班的是张老



爷，因张老爷病了，有知会来请老爷补一班。”贾政正等赖大回来要办贾芹，此时又要值班，心里纳闷，也不言语。贾琏走上去说道：“赖大是饭后出去的，水月庵离城二十来里，就赶进城也得二更天。今日又是老爷的帮班，请老爷只管去。赖大来了，叫他押着，也别声张，等明儿老爷回来再发落。倘或芹儿来了，也不用说明，看他明儿见了老爷怎么样说。”贾政听来有理，只得上班去了。

贾琏抽空才要回到自己房中，一面走着，心里抱怨凤姐出的主意，欲要埋怨，因她病着，只得隐忍。贾琏饭没吃完，旺儿来说：“赖大回来了。”贾琏道：“你去告诉赖大，说老爷上班儿去了，把这些个女孩子暂且收在园里，明日等老爷回来送进宫去。只叫芹儿在内书房等着我。”

贾琏来到内书房，见到贾芹，把那个揭帖扔给他瞧。贾芹拾来一看，吓得面如土色。他便跪下，说道：“好叔叔，救我一救吧！”说着，只管磕头，满眼泪流。贾琏想道：“老爷最恼这些，要是问准了有这些事，这场气也不小。闹出去也不好听，又长了那个贴帖儿的人的志气了。倒不如趁老爷上班，和赖大商量着，若混过去，就可以没事了。”贾琏想了个围魏救赵之计，便对赖大说：“护庇护庇罢，只说是芹哥儿没见到我。明日你求老爷不用问那些女孩子了，叫媒

人来，领了去一卖完事。果然娘娘再要时，咱们再买。”

到了明晨，贾政正要下班，因堂上发下两省城工估销册子立刻要查核，一时不能回家，便叫人回来告诉贾琏说：“赖大回来，你务必查问明白。该如何办就如何办，不必等我。”这正中贾琏下怀。但贾琏想，若办得一点影儿都没有，又恐贾政生疑，便向王夫人讨主意，便是不合老爷的意，自己也不担干系。王夫人听后说：“若押着还俗，那太造孽了；若由官媒卖掉，谁会顾这些女儿死活。把文书发还她们，再花几十两银子，雇只船，把她们送回老家吧。”又说：“芹儿呢，你便狠狠地说他一顿。让他仔细别碰到老爷，不然可吃不了兜着走。再告诉水月庵的老姑子，不许再接待本家的爷们，不然连她一起撵。”

就这样，贾琏借王夫人之力，把水月庵的女尼道姑背着贾政遣返回家，保住了贾芹，也免去了贾政对贾琏夫妇的责问。



第三计 借刀杀人

【原文】

敌已明 友未定 引友杀敌 不自出力 以《损》推演。

【译文】

敌人的情况已明，友方的态度未定，利用友人的力量去灭敌，不必自己付出代价，这是从《损》卦推演出的计谋。

王熙凤借刀杀人 尤二姐忍气吞金

《红楼梦》中的凤姐是个聪明能干而又阴毒的女人。为除掉自己的对手尤二姐，她巧妙地运用了借刀杀人之计。

凤姐的丈夫贾琏早就对凤姐感到厌倦了。这一方面

是凤姐没有为他传宗接代，另一方面她近来总是病病 歪歪的，引不起他的兴趣。于是，贾琏以先奸后娶的手段收俏丽的尤二姐做了二房。凤姐很宽容地将住在外边的尤二姐请进荣国府，表面上对尤二姐十分亲热体贴。实际上，凤姐单等有利时机给尤二姐一些颜色看。

一日，贾琏事毕回来，见了贾赦和邢夫人，回明了所办之事。贾赦听后十分喜欢，说他能干，赏了他一百两银子，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秋桐者，赏他为妾。这秋桐先前就和贾琏眉来眼去，今日天缘凑巧，二人真是烈火干柴，如胶似漆，连日里哪里拆得开。

凤姐虽恨秋桐，且想用“借刀杀人”之法，利用秋桐置尤二姐于死地。于是，没人时凤姐私劝秋桐说：“你年轻不知事。她现是二房奶奶，你爷心坎儿上的人，我还让她三分，你去硬碰她，岂不是自寻其死？”那秋桐听了这话，越发恼了，天天破口乱骂说：“奶奶是个软弱人，那等贤惠，我却做不来。奶奶那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。奶奶宽宏大量，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。”秋桐自认为是贾赦亲赐，无人能比，连凤姐、平儿都不放在眼里，哪肯容尤二姐，张口就是“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，也来跟我争强”。

凤姐听了暗乐，尤二姐听了暗自落泪，敢怒不敢言。

弄小巧用
借劍殺人



凤姐派人给尤二姐送不堪入口的食物，却又不露出一坏形来。贾琏来时，见了凤姐贤良，也便不留心防她。尤二姐在房里哭泣，饭也不吃，又不敢告诉贾琏。

次日贾母见她眼红红的肿了，问她，又不敢说。秋桐悄悄地告诉贾母说：“专会作死，好好的成天号丧，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，她好和二爷一心一计地过。”贾母听了便说：“人太生娇俏了，可知心就嫉妒。凤丫头倒好意待她，她倒这样争风吃醋。可是个贱骨头。”因此渐渐地不太喜欢尤二姐了。众人见贾母不喜，不免又作践起她来，弄得尤二姐要死不能，要生不得。

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，如何经得这般磨难，受了一个月的恶气，便病倒了，四肢懒得动，茶饭不进。等贾琏进来看时，尤二姐见无人在旁边，便说：“我这病可能好不了了。我来了半年，腹中也有身孕，只不知是男是女。倘若天可怜，生下来还好，若不然，我这命不保，何况于他。”贾琏也哭泣着立即给她请医生诊治。

胡太医认为尤二姐是淤血凝结，不是胎气。尤二姐服药，只半夜，便腹痛不止，谁知竟把一个成胎的男婴打了下来。由于行血不止，尤二姐昏迷过去。

凤姐表面比贾琏更急十倍，她烧香拜佛，不断祷告，

当着贾琏和秋桐的面儿，骂平儿说：“我因多病，你无病也不怀胎，如今二奶奶这样，都因咱们无福，或犯了什么，冲得她这样。”又叫人去算命打卦，回来人说：“是属兔的阴人冲犯。”大家算将起来，只有秋桐一人属兔，说她冲的。

秋桐近来见贾琏请医治疗，打人骂狗，为尤二姐十分尽心，心中早浸了一缸醋了。今天又说她冲的，哪里不气。凤姐火上浇油地说：“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。”秋桐便气得大骂起来，又到邢夫人处哭闹，在尤二姐窗前大哭大闹不止。尤二姐听了，不免更添烦恼。

夜里，尤二姐心卜自思：“病已成势，日无所养，反有所伤，料定必不能好。况胎已打下，无可悬心，何必受这些零气，不如一死，倒还干净。”便挣扎起来，打开箱子，找块生金，吞入口中而死。

而秋桐因气死了尤二姐，不免让贾琏生厌。虽然她一再恳求邢夫人让她留下，但却让贾琏一直不冷不热地丢在一边。

毫无疑问，凤姐才是用借刀杀人之计双赢的胜利者。



第四计 以逸待劳

【原文】

困敌之势 不以敌 损刚益柔。

【译文】

使敌人处于困难的局势，不一定采取打的办法；进攻者攻势猛烈，表面十分强大，但是不能持久，容易疲惫，却隐伏了衰弱和失败的因素；防守者坚守挨打，乍一看好像软弱，但是不断地削弱敌人的优势而改变自己的劣势，却蕴藏着强大的胜利因素。

见不平贾蓄用计 逞无赖顽童闹学

自从秦钟陪着宝玉读书以来，便生出不少事端。这日塾师贾代儒有事，只留下一句七言对联，命学生对了；塾中

之事，又命贾瑞暂且管理。

秦钟得空儿与香怜到后院说体己话，同窗金荣诬他俩干下流勾当，逼着抽头要钱。二人又气又急，忙进去向贾瑞告金荣。不料，贾瑞反助纣为虐，反把香怜大骂了一顿。谁知他们触怒了一直在旁静听的贾蔷。

贾蔷也是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如今长大已十六岁了，他搬出宁府，自立门户了。他比贾蓉生得还风流俊俏。他弟兄二人最相亲厚，常相共处。这贾蔷外相既美，内性又聪明，虽然应名来上学，也不过虚掩耳目而已，仍是斗鸡走狗，赏花玩柳。总恃上有贾珍溺爱，下有贾蓉匡助，因此族人没人敢触逆他。

他既和贾蓉最好，秦钟又是贾蓉的妻弟，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他如何肯依？如今自己要挺身出来抱不平，心中却忖度一番，想道：金荣贾瑞一干人都是薛大叔（薛蟠）的相知，以前我又与薛大叔相好，倘或我一出头，他们告诉了老薛，我们岂不伤和气？待要不管，如此谣言，说得大家没趣。如今何不用计制伏，又止息口角，又不伤了脸面。想到此，他使用了一个以逸待劳之计，装作出小恭，走至外面，悄悄地把宝玉的书僮茗烟叫到身边，如此这般，挑拨他几句。

这茗烟乃是宝玉第一个得用的，且又年轻不谙世事，

如今听贾蔷说金荣如此欺负秦钟，连他爷宝玉都干连在内，不给他个厉害，下次越发狂纵难制了。这茗烟无故还要欺压人呢，如今得了这个信儿，又有贾蔷助着，便一头进来找金荣，也不叫金相公了，只说：“姓金的，你是什么东西！”贾蔷于是跺一跺靴子，故意整整衣服，看看日影儿说：“是时候了。”就先向贾瑞说道有事要早走一步。贾瑞不敢强留他，只得随他去了。

这里茗烟先一把揪住金荣大骂之后说：“你是好小子，出来动一动你茗大爷！”吓得屋中子弟都怔怔地痴望。贾瑞忙吆喝：“茗烟不得撒野！”金荣气黄了脸说：“反了，奴才小子都敢如此，我只和你主子说。”便夺手要去抓打宝玉、秦钟。尚未去时，从脑后飕的一声，早见一方砚飞来。幸未打着，却落在贾兰、贾菌的座上。

贾菌年纪虽小，志气最大，极是淘气不怕人的。他在座上冷眼看见金荣的朋友暗助金荣，飞砚来打茗烟，偏没打着，落在他的桌上，将一个磁砚水壶打了个粉碎，溅了一书墨水。贾菌如何依得，骂着也抓起砚砖要打回去。贾兰是个省事的，忙按住砚，极口劝道：“好兄弟，不与咱们相干。”贾菌如何忍得住，便两手抱起书匣子来，照那边抡去了。终是身小力薄，却抡不到那里，刚到宝玉、秦钟桌案上